

秦王卷衣考

張 杰

內容提要：南朝吳均《秦王卷衣》是一首著名的樂府詩歌，寫秦王卷衣以贈所歡的故事。其末句末詞“華陽”或作“龍陽”，採用前詞則事發於嬴秦，秦王為嬴柱；後詞則事發於秦，秦王為苻堅。通過本事比較和版本比較，我們難以得出明確的結論。於是本文再做理校，指出秦王卷衣的原型應為齊王卷衣，而庾信《燈賦》中的“卷衣秦后之床”則能為嬴秦說提供比較切實的證明依據。最後，從《秦王卷衣》的多首仿改之作可以看出，後世詩家大多是採取嬴秦說，不過也有認可苻秦說的。而從吳均的個人經歷和詩歌創作來看，我們也應為後說留有一些存在的空間。

關鍵詞：秦王卷衣 華陽 龍陽 吳均

南朝吳均《秦王卷衣》詩寫道：

咸陽春草芳，秦帝卷衣裳。
玉檢茱萸匣，金泥蘇合香。
初芳熏複帳，餘輝曜玉床。
當須宴朝罷，持此贈華陽。^①

華陽是指秦安國君，即後來秦孝文王嬴柱的寵姬華陽夫人。此詩文辭優雅，意境華麗，作為一首出色的樂府詩歌對後世創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不過在不同文獻當中，華陽或作龍陽，如此，則詩歌的描寫內容迥然生變。到底哪一個詞更合適？看來有必要做一番對比分析。

一、本事比較

華陽故事出自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：“安國君有所甚愛姬，立以為正夫人，號曰華陽夫人。華陽夫人無子，安國君中男名子楚，為秦質子於趙。”在趙國富商呂不韋的啟發幫助下，子楚以奇物玩好結歡於夫人，被立為嫡嗣。前251年秦昭王薨逝，安國君繼立為孝文王。一年後文王薨，子楚繼立為莊襄王，是為始皇嬴政之父。

龍陽故事本身原是一個典故：魏國龍陽君身為男子而顏色美好，善會承迎，因而獲得了魏王的男色之寵，事見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。後來東晉十六國時期，前秦主苻堅在滅亡前燕之後將燕國清河公主納入後宮，公主弟慕容沖“年十二，亦有龍陽之姿，

堅又幸之。姊弟專寵，宮人莫進”^②。383年，苻堅在淝水之戰中敗於東晉，時為平陽太守的慕容冲起兵叛之，進逼長安。危殆之下，堅乃“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，使者稱有詔：‘卿遠來草創，得無勞乎？今送一袍以明本懷。朕於卿恩分如何？而於一朝忽為此變！’冲命詹士答之，亦稱：‘孤今心在天下，豈顧一袍小惠！苟能知命，便可君臣束手。自當寬待苻氏，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。’”^③於是慕容冲與苻堅鏖鬥於長安左近，最終結果是後者敗逃，被姚萇俘獲，受縊身死。慕容冲以西燕主的身分入據長安，安樂未久，386年亦為部將所殺。

從目前可見文獻來看，安國君或子楚並未有卷衣之舉，而苻堅則曾確實贈袍。再看《秦王卷衣》詩的具體文句：

1. “咸陽春草芳”。咸陽為秦國都城，自然讓人以為此詩是寫嬴秦。不過慕容冲與此地也頗有緣分，當初長安曾有雜謠曰：“鳳皇，鳳皇，止阿房。”苻堅“以鳳皇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，乃時梧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，以待鳳皇之至”^④。慕容冲小字鳳皇，後來他進攻長安的基地恰為阿房城，謠詞果驗。阿房最易讓人想到的就是阿房宮，然後人們就會想到秦始皇，而再接下來就可以是秦都咸陽了。所以將苻堅贈袍（卷衣）的地點寫成咸陽也有其可通之處。

2. “秦帝卷衣裳”。安國君寵愛、子楚求寵於華陽夫人時，他們尚未為王，更從未稱帝。而苻秦諸主則是自稱皇帝的，苻堅雖然自己改稱天王，不過他立妻苟氏為皇后，立子苻宏為皇太子。

3. “當須宴朝罷”。“宴”或作“晏”。這是一個君臣會聚的場景，接下來的恩贈更可能的當是贈與寵臣。

所以就本事比較而言，苻堅卷衣的事實依據要顯得更加充分一些。只是他做此事時慕容冲已由龍陽男寵變為了復仇強敵，再無可能歡顏拜受。在此角度上，安國君卷衣更加容易讓人理解。

二、版本比較

據《梁書》本傳，吳均文集計有二十卷，其後《隋書》、《舊唐書》之《經籍志》，《新唐書》之《藝文志》所錄卷同。經過唐末五代的社會大動亂，北宋《崇文總目》所錄《吳均集》已為十卷，而《宋史·藝文志》之《吳均詩集》則進一步縮減為三卷。現今所見吳均詩文如《吳朝請集》等乃明清人所輯，已無甚校勘價值。

吳均去世後二三十年，徐陵編成了《玉臺新詠》一書，其中收有《秦王卷衣》。《新詠》在南宋初年已有殘佚，宋寧宗嘉定年間，永嘉陳玉父以豫章刻本、石氏所藏錄本對校舊京本，復成完璧。明崇禎六年（1633）寒山趙均據陳本覆刊，是為著名的小宛堂刻本，其中《卷衣》詩的末詞作“華陽”。

《玉臺新詠》成書後八九十年，歐陽詢等所編《藝文類聚》問世。在長期傳抄過程中，該書在宋代已有缺佚、竄亂和妄改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汪紹楹先生以南宋紹興刻本為底本，校以明代胡纘宗序本、馮舒校本，所出彙校本最為精善。《卷衣》詩收於該書卷四十二，末詞也作“華陽”。

這裏之所以要回顧《玉臺新詠》和《藝文類聚》的版本沿革，是為了強調傳抄、傳刻過程中各種訛錯的存在。汪紹楹先生在《藝文類聚》的校序裏曾經舉了一個典型例證，指出由於抄校者的理解有誤，《藝文類聚》卷五之祖篇被妄改成了社篇。這種妄改多發生在原文不易理解的地方，改後則能符合通常的認識。《秦王卷衣》的末詞恰好具有這樣的特徵，“龍陽”說的是男色之事，哪如“華陽”更容易發生？因此對於《玉臺新詠》和《藝文類聚》中的“華陽”我們應當考慮到後人臆改的可能性。當然這祇是一種存疑，初始原本係作“華陽”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《秦王卷衣》還出現在了另外兩種重要的選本當中，即宋代《文苑英華》卷二百十一和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三。前者末詞作“華陽”，“華”下小注：“一作龍。”後者末詞作“龍陽”，“龍”下小注：“一作華。”由於原文已自帶校注，因此現在可以肯定兩書原本即是如此。我們尤其需要注意《樂府詩集》，其編者郭茂倩對於《秦王卷衣》是有比較明確的個人理解的。《卷衣》篇在《詩集》中是屬於“雜曲歌辭”，郭氏將此類作品細分為三類，《卷衣》係屬“不見古辭，而後人繼有擬述，可以概見其義者”。然後在《卷衣》詩之前，郭氏錄引唐吳兢《樂府解題》（即《樂府古題要解》）曰：“《秦王卷衣》，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。秦王卷衣，以贈所歡也。”可見在郭茂倩看來，吳均《卷衣》之前已有古辭《卷衣》了，所詠當然應是嬴秦之事。如此，“華陽”纔符合該詩的內容描寫，可《樂府詩集》卻是首作“龍陽”，而將“華陽”聊備一說。這就說明郭茂倩在輯錄吳均詩歌時見到了不止一種版本，在他認為最可靠的版本上，《卷衣》末詞是刻或寫作“龍陽”，另外也有作“華陽”的。那麼郭氏以及《文苑英華》編者有何版本可據呢？最主要的應當就是《玉臺新詠》和《藝文類聚》的各種刻、抄本，同時他們也會看到當時尚存的《吳均集》。也就是說，在《新詠》、《類聚》以及《吳均集》的一些宋代版本中，“龍陽”之詞是可以見到的。

通過上述版本比較，我們難以在“華陽”與“龍陽”的選擇上給出明確的結論。相對而言，“華陽”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。

三、理校

既然本事和版本比較都解決不了問題，我們的視野就需放得更寬一些，考察《秦王卷衣》創作前後的各種相關背景因素。首先需要考察的是這首詩作為樂府辭名的來歷。徐陵將此詩置於《擬古四首》之內，他和郭茂倩都認為在吳均之前曾經存在一首歌詠秦王卷衣的古辭。但此辭畢竟今無可見，是否真的存在尚屬存疑。而確切無疑的是，與秦王卷衣名稱相近的齊王卷衣是切實存在的。《宋書·樂志》曾載，晉成帝咸康七年（341）散騎侍郎顧臻表奏，請纂備雅樂，罷除雜伎。帝納其議，乃除“跂行繁食及齊王卷衣等樂”。此事《南齊書·樂志》、《舊唐書·音樂志》亦有載述，齊王卷衣是被歸入了角抵百戲之屬。吳均是一位博古知今的學者型詩人，曾經著有數種史書，齊王卷衣之伎他不會不知道的。既然秦王卷衣既無本事又未見古辭，我們固然不能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，不過比較容易理解的推測則是：吳均由齊王卷衣受到了啟發，於是自創了樂府新辭《秦王卷衣》。

其次需要考察的是新辭所寫到底是嬴秦還是苻秦舊事？這時庾信名篇《燈賦》進入了我們的視野。賦中寫道：“卷衣秦后之床，送枕荆臺之上。”^⑤顯然，後句是典出宋玉《高唐賦》，巫山神女以身自薦於楚懷王。那麼前面一句呢？吳均去世之年庾信年已八歲，他的前半生是在南朝度過的，曾與徐陵詩文往還甚密。因此無論吳均文集還是《玉臺新詠》，對它們的初期版本他自然都很熟悉，“卷衣秦后之床”的典故出處最可能的就是《秦王卷衣》詩。《燈賦》中出現了秦后，《卷衣》所對應的當然就是華陽。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證據，可以說明《卷衣》詩所寫是嬴秦華陽故事而非苻秦龍陽故事。按：庾信之父庾肩吾《未央才人歌》寫道：

從來守未央，轉欲訝春芳。
朝風凌日色，夜月奪燈光。
相逢儻猶豫，暫為卷衣裳。^⑥

此詩當中，卷衣者由帝王變為了宮人。這已是屬於對典故內容的引申。

四、後世影響

在女寵見幸的意義上，《秦王卷衣》的意境描寫非常典型，從而成為了後世作家的喜用題材。諸多仿作主要可分為兩類，第一類是依循吳詩原意而進行重新描寫。宋文同《秦王卷衣》：

咸陽秦王家，宮闕明曉霞。
美人卻扇坐，羞落庭下花。
君王顧之笑，為駐七玉車。
自卷金縷衣，龍鸞蔚紛葩。^⑦

他如唐陳標《秦王卷衣》^⑧、明岳岱《秦王卷衣》^⑨、清王夫之《秦王卷衣》^⑩等。第二類作品改變了卷衣者的性別身份，秦王變為了秦女。唐李白《秦女卷衣》：

天子居未央，妾侍卷衣裳。
顧無紫宮寵，敢拂黃金床。
微身奉日月，飄若螢火光。
願君採葑菲，無以下體妨。^⑪

他如宋曹勗《秦王卷衣曲》^⑫、明王世貞《秦女卷衣》^⑬、清錢謙益《丙戌南還四絕句》^⑭等。而由此再進一步，“卷衣”就可以成為宮人的代稱。唐李頎《鄭櫻桃歌》開頭寫道：

石季龍，僭天祿擅雄豪，美人姓鄭名櫻桃。
櫻桃美顏香且澤，娥娥侍寢專官掖。
後庭卷衣三萬人，翠眉清鏡不得覩。^⑮

需要注意的是，《秦王卷衣》的後世尤其唐宋仿作也可以成為理校的依據。諸作者皆為高才文士，《玉臺新詠》、《藝文類聚》通常都會仔細讀過，有人還會看到過吳均的完整詩文集。他們既然認為秦王屬嬴秦或將卷衣者視為女子，這在一定意義上就說明他們所見《秦王卷衣》的末詞是“華陽”。可再看幾首詩，李白《怨歌行》：“薦枕嬌夕月，卷衣戀春風。”^⑩崔國輔《怨詩》：“妾有羅衣裳，秦王在時作。”^⑪李賀《春晝》：“卷衣秦帝，掃粉趙燕。”^⑫羅隱《秦望山僧院》：“霸王卷衣纔二世，老僧傳錫已千秋。”^⑬

那麼，後世就無人認為“華陽”當作“龍陽”嗎？也並非如此，畢竟苻堅與慕容沖的愛恨糾纏極富戲劇性，在歷史上是很著名的一件事。明代胡震亨即曾言曰：“太白《秦女卷衣》即梁吳均《秦王卷衣》題也，其事莫詳。吾謂此非嬴秦，或苻秦耳。《晉[書]·載記》：秦苻堅滅燕，得慕容沖愛幸之，與其姊清河公主並寵，長安引‘一雌復一雄，雙飛入紫宮’歌之。[李]白所擬云：‘顧無紫宮寵，敢拂黃金床’，似謂此。”^⑭

胡震亨所采用的也是理校方法。紫宮固然可以泛指帝王宮禁，不過它在《魏書》、《晉書》的苻堅傳記、載記中畢竟很突出地切實出現過，所以雖然可能性不大但我們不妨也可以作這樣的一種推測：李白所見《秦王卷衣》的末詞是“龍陽”，他也熟知苻堅—慕容沖故事和相關文獻，因此擬辭《秦女卷衣》雖然改變了卷衣者的身份但本事仍然是來自於《魏書》等史籍的相關記載，“紫宮”乃被寫入了詩中。

有些後世詩人曾經明確地認可龍陽說，明初劉基《周小史》詩云：

婉嬋周小童，冷容敵花紅。
擲果哄春市，卷衣嬌金宮。
食桃坐翻覆，倩笑徒為工。
繁華豈不好，不知身所終。^⑮

這首詩是西晉張翰《周小史》詩的仿作，張詩云：

翩翩周生，婉嬋幼童。
年十有五，如日在東。
轉側綺靡，顧盼便妍。
和顏善笑，美口善言。^⑯

張翰和劉基都描寫了少年周小史的形容之美。劉詩中的“食桃”是一個男色典故，說的是春秋時期衛靈公與其寵臣彌子瑕的親狎關係，事見《韓非子·說難》。卷衣典故也出現在詩中，劉基當然認為那是苻秦舊事了。而在劉基之後，明代萬曆年間的博識學人胡應麟以《秦王卷衣》為題，依仿吳均舊辭直接寫道：

春色醉秦樓，秦王夜宴游。
鑾輿回鹵簿，鳳管葉箜篌。
七寶流蘇帳，千金集翠裘。
何人最承幸，卷贈龍陽侯。^⑰

進入清代，乾嘉年間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眼光獨具，左右逢源，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穎的對於龍陽故事的文學解讀。其《秦帝卷衣曲》寫道：

.....

燕姬趙女顏如玉，輦入崑函貯金屋。
貴主還留鉅鹿名，小腰絕愛鮮卑服。
華燈斗帳夜煙和，君王欲卷衣裳贈。

.....

卷衣空憶可憐宵，侍中曾插漢宮貂。
錦袍再賜無顏色，笑殺河東金步搖。
女戎亡國志先荒，那係南朝謝安石。
碧雲散盡梧桐影，太息阿房幾度秋。^③

需要首先解釋一下詩中“侍中”的含義。據《史記·佞幸列傳》所載，漢初宦者籍孺、閹孺以柔媚婉佞分別獲得了漢高祖和漢惠帝的龍陽之寵。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，貝帶，傅脂粉，化閹、籍之屬也。”諸侍中都學著閹孺、籍孺的樣子打扮自己，是為了試圖求取皇帝的垂青。所以“侍中”在姚鼐詩中指的就是慕容冲。按照姚氏所寫，卷衣和贈袍是兩件事，分別發生在了清河公主和慕容冲的身上。這樣描寫當然並無確切依據，不過卻能顯示出姚鼐調和史實矛盾的良苦用心。首先他認為卷衣之事的發生時代是在苻秦，所以不願寫及華陽。但在同時，由於吳均本辭描寫的是君王寵遇，而苻堅贈袍所反映的卻是君臣反目成仇，所以他也不想把贈袍和卷衣混同，於是《秦帝卷衣曲》中就出現了卷衣於公主、贈袍於慕容的新巧內容。我們都知道，姚鼐是一位學者型的著名文學家，主張文學創作應當義理、考證、辭章三者並重。在《卷衣曲》中，感嘆女寵可以亡國是其義理，將卷衣與贈袍分開是其考證，而韻律和舒、情感沉鬱則是其辭章。筆者並不認同姚鼐的具體考證結果，不過他的存疑精神是很可寶貴的，筆者同樣也不認為嬴秦之時曾經有過卷衣的事情發生。詩歌描寫自有其自身特點，它是不必完全寫實的。像李白就由秦王卷衣進一步引申出了秦女卷衣的情節，而姚鼐所寫則是在盡可能地將龍陽與華陽的長處結合起來。

由上可見，雖然華陽說是《秦王卷衣》問題的主流觀點，但龍陽說在歷史上也是一直存在的。筆者也想為“龍陽”留有一席之地，這裏先談兩個側面依據。

第一，吳均熟知苻秦往事。

吳氏出身寒門，行俠仗義，常欲以軍功顯名。年輕的時候，他曾在安徽壽陽（即壽春）居留過幾年時間，創作了《初至壽春作詩》、《登壽陽八公山詩》等作品。壽陽在當時是南齊與北魏的交界前線，而在一百多年前，東晉與前秦對峙的時候，苻堅就是敗在了壽陽八公山下，風聲鶴唳，倉皇北逃。所以吳均有充分條件可以瞭解苻秦歷史，也容易從中而有感發。

第二，吳均寫過男色詩歌。

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，明清以外，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男色詩歌的一個創作

多發期。除去前面已經提到的張翰《周小史》，像阮籍、蕭綱、劉遵、劉孝綽就分別寫有《詠懷》、《變童》、《繁華應令》、《詠小兒採菱》，分別見於《玉臺新詠》卷第二、七、八、十。吳均《詠少年》詩寫道：

董生惟巧笑，子都信美目。
百萬市一言，千金買相逐。
不道參差菜，誰論窈窕淑？
願君奉繡被，來就越人宿。^②

此詩用到了漢哀帝寵幸董賢^③和春秋時期楚國鄢君繡被^④這兩個男色典故，“子都”則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”吳均是處在一個追求、企羨男性美的時代，對於當時及前代的男色現象並不陌生，因此他有興趣也有能力去加以表現。

上述兩點都不足以證明吳均必定會在《秦王卷衣》中用到龍陽典故，不過畢竟可以增加這方面的一些可能性。如果樂府《卷衣》確為吳均新制，並無舊辭可本，那麼他容易做的是以苻秦實事為寫作依據，而不是去設想一個嬴秦虛事。在此基礎上，後世有些作者則會伸展其意。前面曾經提到，華陽說的關鍵證據是庾信《燈賦》中的“卷衣秦后之牀”。但是，既然唐代李白可用秦女代替秦王，難道北周庾信就絕無可能用華陽去代替龍陽嗎？對於1500年前的恍惚舊事，我們今人如果把話說得過死，其結論未必允當。

注釋：

- ①②《玉臺新詠》卷六，明崇禎六年（1633）寒山趙氏小宛堂刻本。
- ③《魏書·卷九十五·徒河慕容廆傳附慕容沖傳》，中華書局，1974年。
- ④《魏書·卷九十五·臨渭氏苻健傳附苻堅傳》。
- ⑤《魏書·卷九十五·徒河慕容廆傳附慕容沖傳》。
- ⑥《庾子山集》卷一，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刻本。
- ⑦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⑧《丹淵集》卷二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⑨見《全唐詩》卷五百零八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⑩見《列朝詩集》丁集第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⑪見《姜齋詩文集·五十自定稿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19年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- ⑫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三。
- ⑬見《松隱集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⑭見《兗州四部稿》續稿卷二十三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⑮見《牧齋有學集》卷一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- ⑯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五。
- ⑰⑱《樂府詩集》卷四十二。
- ⑲《全唐詩》卷三百九十三。
- ⑳《全唐詩》卷六百六十三。

- ⑳《唐音癸籤》卷二十一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㉑《誠意伯文集》卷一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㉒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三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。
- ㉓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七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- ㉔《惜抱軒詩文集》詩集卷一，《四部叢刊》本。
- ㉕事見《漢書·佞幸傳》。
- ㉖事見《說苑·善說》。

(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古籍善本典閱組)